

胡宗南與靈寶 戰役—— 以《胡宗南先生 日記》為中心的 探究

蘇聖雄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一、前言

1944年7月5日，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謁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蔣官邸。蔣在會談中，對胡表示失望，他說：「這六年多的訓練，我以為你的部隊一定很好了，但在靈寶一仗打下來，才知這種部隊，不僅不能打日本，而且不能剿匪。」蔣並具體指出胡的缺失：

各級指揮官之不行，尤其軍師長之作戰指揮，幼稚無能，如李延年將預備隊，用到竄入夫婦峪之敵，因此正面突破時，無兵可用。李吉甫（延年）實可殺也。軍隊紀律廢弛，九十七師未奉命令，隨便撤退，而這個師長，不即槍決，可謂無賞罰，無紀律也。你對用人，如用團長，不經軍師長考察，而濫用自己所拔擢者，我們既用了人，為何不信任人。又如用兵之時，使用某一師，而使軍長不參加戰場，想你一個人來掌握，這是要不得的。又如第九軍臨陣易將，以致官兵離心離德，不能打好仗，即此故也。又你對部屬接近時甚少，部屬對你不肯講實話，大家怕你，怕你者不肯接近你也，如此作法，絕不妥當。（註1）

蔣最後總結：「這次靈寶作戰，將我軍弱點暴露無遺，僥倖得很，日軍未進，如果

日軍西進，潼關必丟，西安必丟，關中失守，重慶動搖，中國有滅亡之慮矣！」「你看現在大家誰還看重你，假使上半年為剿赤匪，你一定失敗，那時影響之大，不知如何也！」蔣於談話中，聲色忽厲忽和、忽頓挫忽激昂。胡靜靜聆聽，汗透浹背。結束謁見後，胡感到意志頹唐，十分無奈。（註2）

上面這段對話，出自《胡宗南先生日記》，胡所記蔣中正感到不滿的，是1944年6月初的靈寶戰役。弔詭的是，靈寶戰役在日後，被視為一大勝利。曾任胡宗南參謀長的羅澤闓回憶指出，日軍1944年的大規模攻勢，擊潰第一戰區在河南的部隊，占領洛陽；其後，日軍以兩個山地師進逼潼關，窺伺關中。胡宗南出動三個軍，在潼關以東靈寶地區與日軍展開激烈遭遇戰，並親至華陰指揮，經十餘日激戰，終將日軍擊退，確保潼關，穩定關中，粉碎日軍進占中國大西北之迷夢。是役關係國軍後期抗戰局勢，並影響整個太平洋戰爭，至深且鉅。蓋是時美國在太平洋陷入苦戰，日軍若進占關中，中國軍事抵抗力量，可能趨於瓦解，日軍便可在中國戰場抽調大量部隊，轉用於太平洋方面，對抗美軍攻擊，如是則整個太平洋戰局，將為之改觀，日本無條件投降，也將遙遙無期。（註3）

若羅澤闓的回憶無誤，則靈寶戰役是屬一大勝仗；那麼，何以蔣中正反而嚴厲指責胡宗南？究竟這場戰役，始末為何？胡宗南在其中，扮演甚麼角色？本文以《胡宗南先

生日記》為中心，探討上述課題。（註4）

二、戰役背景

靈寶戰役，是日軍一號作戰的一環。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目的為殲滅國軍空軍基地、打通縱貫中國大陸的鐵路交通沿線，並且粉碎國民政府續戰企圖。日軍投入兵力達50萬人（20個師團），戰線縱貫1,500公里，為日本陸軍史上，投入作戰兵力規模最大的一次作戰。

日軍將一號作戰，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稱京漢作戰，主作戰自1944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國軍稱豫中會戰。後一階段稱湘桂作戰，自1944年5月下旬至12月下旬，國軍依戰場區分為長衡會戰及桂柳會戰。（註5）靈寶戰役發生於1944年6月初，為京漢作戰（豫中會戰）尾聲發生的一場戰事。

1944年4月17日，日軍發動攻勢，豫中會戰爆發。國軍對日軍的大規模攻勢，部署失當，遭受空前慘敗。5月25日，日軍攻占洛陽重鎮。國軍第一戰區主力湯恩伯部，雖未遭圍殲，但損失達三分之一。（註6）

日軍攻占洛陽之後，續向西進，進攻陝縣、靈寶等地，日軍稱靈寶會戰，國軍稱靈寶戰役或陝州戰役。靈寶位古函谷關附近，為國軍第八戰區在關中的部隊進出要點，地勢險要。關中東界，最早即函谷關，其後才

以潼關為界，由此，復可見該地位置之重要。靈寶以東陝縣，古稱陝州，今屬三門峽，北臨黃河，控制太陽、茅津兩渡口，為隴海鐵路上豫、晉交通要點。(註7)

先是，北支那方面軍第一軍負責策應京漢作戰的主力第十二軍，第一軍另一重要任務，為阻止國軍第八戰區部隊自西方增援，並伺機予以打擊。開戰後，方面軍鑒於作戰順利，有意增加第一軍兵力，從事潼關作戰，作為日後西安作戰之基礎，惟最後因兵力不足而作罷，轉而計畫攻取陝縣附近要地，作為橋頭堡，以備爾後之潼關作戰。(註8)

5月9日夜，第一軍在垣曲附近渡過黃河，策應第十二軍，一部向陝縣攻擊。18日，攻占陝縣、大營。第一軍鑒於國軍第一戰區的部隊集結及第八戰區的增援，有反攻陝縣等地之情勢，認為有必要予以打擊，制敵機先；待獲致成果後，迅速撤回，保持原先態勢，確保陝縣附近之橋頭堡。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獲悉第一軍的作戰意見後，立即率參謀往赴第一軍戰鬥指揮所，聽取第一軍司令官吉本貞一中將的報告，隨即認可實施攻勢作戰，並下令調遣第十二軍部分軍隊（含戰車部隊）配屬第一軍。(註9)

國軍方面，時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統領龐大中央部隊駐陝。日軍發動豫中會戰之後，以戰機分批襲陝，胡宗南開始感到戰事之緊張。他奉蔣中正電諭，調遣部隊

支援第一戰區，並加強西安防務。第一戰區正、副司令長官蔣鼎文、湯恩伯，並接連向胡請援。(註10)5月1日，日軍攻陷許昌，胡宗南下令於潼關設立難民傷兵收容所，並收編散兵游勇，復禁止前方部隊擅自入關。

(註11)9日，胡令第八師附戰防砲一連、工兵一營，並配屬在陝州、靈寶間重砲一營，即占領靈寶至虢略以東陣地，並置重點於靈寶附近。又令第一六七師派兵一團，裝甲第二團派戰車一連，開赴潼關，歸第一師師長杲春湧指揮。10日，胡與蔣鼎文通電話，得知日軍昨日又於垣曲渡過黃河，大舉南下，情勢危急。湯恩伯則電話告胡，日軍專打中央軍，今日局勢，一軍一師，不能挽回局面，胡部陸續東調，「此取敗之道也」。湯並反省此次最大吃虧之處，為到處固守，兵力分散，因之一臨大敵，手中無兵。如能以兩軍守洛陽，其他各點皆不必守，掌握各軍，與敵周旋，應戰而不決戰，則士氣必佳，而勝利有望。因此，湯建議胡，除西安、潼關、寶雞必須死守外，餘皆不必，如是掌握有力部隊，則能機動、能攻擊。(註12)

11日，胡宗南與諸將開會，決定在靈寶、虢略鎮之線布防，以陝州為前進據點。是日，第八師、第一六七師等部，占領靈、虢之線。同時，胡積極部署關中防禦。(註13)蔣中正也令胡宗南切實準備，防備日軍襲擊西安。(註14)惟陝州仍於18日失陷。(註15)19日，胡宗南將靈寶前線部隊，劃

分為左、右翼兵團，兩兵團由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延年統一指揮。胡宗南的戰略，為以左翼兵團指揮官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率第四十軍（守衛靈寶至閿底鎮之黃河河防）、第一軍（守衛周家山、虢略鎮至靈寶城）及砲兵部隊，保持重點於虢略鎮附近，先以火力摧毀敵人，爾後轉移攻勢，壓迫敵人於秦嶺支脈嶠山山地或黃河南岸殲滅之。右翼兵團指揮官第二十七軍軍長周士冕，任務為掩護第一戰區部隊的轉進與整理，未參與爾後的靈寶戰役。時第八戰區出關部隊，均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指揮。（註16）惟胡宗南仍直接掌控所部的調動，有時越過集團軍總司令李延年，指揮軍以下的部署，甚且指示一個營的陣地位置。（註17）

21日，胡親往視察靈寶、虢略鎮陣地，指示靈寶縣城不可輕易放棄，速築半永久工事八個於森林高地。又批評當前工事，無前進陣地或太近，使陣地無彈性，少數之敵，即可使全線受到威脅，此取敗之道。又以為守衛陣地兵力太少，虢略鎮四周應有工事。視察後，胡駐節華陰。24日，李延年往赴第一線指揮。（註18）

此時，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自西安電話華陰，提醒胡宗南潼關重於閿鄉，閿鄉重於靈寶，敵人在大營構築工事，並非消極，因大營有小路可通虢略以南之高原，此高原有小路可通閿鄉；向來守潼關者，吃虧皆在此路。日軍如攻靈寶，吸引國軍兵力於正面，再抄襲閿鄉；如攻潼關，吸收兵力於

正面，由右翼渡黃河，攻朝邑、平民。此戰史實例，不能不知。25、26日，朱紹良赴華陰，對日軍動態及國軍部署，有所指示。

（註19）這些指示，皆為胡宗南所參酌，為部署的重要基礎。（註20）

陝州失陷之後，蔣中正下令反攻，其目的，為解救洛陽。5月23日，蔣考慮「令胡宗南統率三個師由靈寶出擊，向洛陽增援，以第一戰區疲敗之餘，欲其即時出擊反攻洛陽決不可能也」，（註21）即令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電胡宗南，調派第四十軍進攻陝州。25日晚，蔣聞洛陽失陷，下令暫緩進攻陝州。（註22）30日，林蔚又問胡攻陝州情形，並轉告蔣指示，「陝州攻取頗有可能，可令第八師先攻大營，大營下後，看情形再決進止」。胡當令李延年照辦，預定6月1日展開攻擊。（註23）於是，就在日軍計畫向靈寶進攻的同時，國軍也將向陝州發動反攻。

三、戰役經過

6月1日，日軍各部開始行動，靈寶戰役爆發。日軍戰略，以主力由山地向閿鄉附近突進，迅速突穿，再反轉捕捉國軍第八戰區胡宗南部。發動進攻之後，出乎日軍預料，國軍同時發動總反攻，日軍雖抵住國軍的攻勢，傷亡卻十分重大。日軍鑒於敵情嚴重，改變作戰目標，決定迅速對弘農河右岸屬第一戰區的國軍發起攻擊並擊滅之，同時

以戰車部隊渡邊支隊向西水頭突進。5日，日軍重新發起總攻。(註24)

戰役過程，胡宗南親自指揮，並不時向蔣中正等中央指揮機構報告軍情，蔣也不斷直接以電話指示前線部署。(註25) 6月1日，胡宗南同蔣鼎文赴虢略鎮，與前線將領李延年、劉戡、馬法五等會面並晚餐。次日，胡復與劉戡、李延年研討軍事。是時，陝州外圍的掃蕩戰，漸趨不利。3日，胡自記：「掃蕩之戰變成對峙之局，主動形勢又變成被動之態。」又接林蔚電話「陝州外圍掃蕩戰，恐成對峙之局，再掃蕩一次，看情況而定」。(註26) 當晚，胡與蔣中正通電話之後，蔣以「進攻陝州部隊並無進展，甚以其所訓練部隊之戰鬥力為慮也」。(註27) 5日，蔣復與胡通電話，得知第八師在大營西方遭日軍戰車突擊，死傷頗重，「此心又加添愁悶。如不能擊破此股敵軍，甚覺靈寶部隊進退為難矣」，乃命王叔銘空軍全力協助之。(註28) 6日，胡以攻擊不利，決定停止攻擊，下令全軍撤回本陣地。(註29)

日軍第一軍鑒於敵情演變，於6日下令一面擊滅弘農河右岸國軍，一面準備對第八戰區東進部隊主力實施攻擊。7日，復下令對國軍第八戰區東進部隊實施決戰，以所部突破弘農河左岸國軍，向閔鄉東側地區突進。惟命令已下，日軍攻勢仍未若預期，進展遲緩，損失慘重。步兵第十四大隊，大隊長陣亡，代理大隊長受傷後送。軍司令部人員時與各部喪失聯繫，不明狀況，頗感焦

慮。軍司令官吉本貞一見戰況如此，對其參謀說：「所謂作戰，並不是每一次都能如你所願。」時日軍雖預定8日後實施決戰，但因受到出乎意料的堅強抵抗，尤其弘農河左岸高地，攻堅困難，因而日軍迄9日，仍未能與弘農河左岸的國軍展開決戰。由於10日第十二軍支援的部隊就要歸建，否則將影響方面軍整體部署，軍部因此十分憂慮，開始調動在南村（垣曲對岸）的預備兵力。(註30)

胡宗南在6日下令停止攻擊之後，積極部署防禦。(註31) 7日，蔣中正兩次電話胡，告以現時宜速將殘破部隊編併充實，騰出番號經費，另行成立為第九軍，編成一個師，第八師、預八師編成一個師等等，並謂此為最重要之事。8日，全線激戰，胡令李延年固守陣地，擅退者准由總司令先行槍決。當晚，日軍突破第一〇九師第三二五團團長劉明的陣地，深入秦嶺夫婦峪，此為國軍後方，胡宗南即令預三師派兵擊滅。(註32) 9日，蔣中正以「此戰為胡宗南部榮辱成敗最大之關鍵，實亦為黨國盛衰之所繫，故憂心忡忡不已」，乃以電話詳細指示胡宗南前線部署，(註33) 並要求虢略、靈寶陣地決不撤退，應死守到底。(註34)

10日是日軍戰車師團等必須歸建的日子，日軍已到了不得不反轉的時候，但若在戰情膠著的狀況下反轉，等同撤退，這是日軍無法接受的，軍部參謀也只能坐待國軍崩潰，吉本貞一並親赴前線視察。國軍

方面，是日上午，第一六七師第四九九團團長賀一持守衛的虢略鎮以南陣地遭突破。傍晚，第九十七師傅維藩部奉第五十七軍軍長劉安祺的命令後撤。整個靈寶戰場情勢十分危急。(註35)李延年以前線情形困難，向胡宗南要求全面撤退。胡報告蔣，蔣令支持到晚再定。晚6時許，蔣嚴令不許撤退。胡宗南即轉諭前線「無論何人，不得向西撤退，應確保靈寶、虢略各要點，在陣地內與敵決戰，以保國軍榮譽」。(註36)雖有嚴令，部分國軍禁不住日軍攻擊，紛紛未奉命而撤，同時國軍後方又遭到夫婦峪之敵的威脅。(註37)晚11時，胡再報告蔣情況嚴重。蔣諭一切由胡全權負責。胡乃令撤轉。(註38)此時不少部隊已在撤退途中，由於數萬人同時經相同路線撤退，造成人群擁擠、踐踏，混亂不堪，許多輜重遭到拋棄。(註39)

日軍於11日發動追擊，戰車師團從虢略鎮方面開始突進。同時，日軍以擊破第八戰區東進部隊的作戰目的地已經達到，下令於12日反轉，迅速恢復原先態勢。(註40)

13日，胡宗南見當面之敵退即，即令部隊向靈寶、虢略鎮追擊前進。(註41)惟追擊部隊戰力不足，日軍順利撤回預定陣地。14日，原第十二軍配屬各部歸建。第一軍司令部亦撤回山西，日軍留部分兵力駐守會興鎮及南村附近橋頭堡，(註42)戰事至此結束。

此次戰役，國軍官佐陣亡118人，負傷

230人，失蹤12人；士兵陣亡2,986人，負傷4,118人，失蹤1,297人。傷亡失蹤共計8,761人。(註43)與歷次重要戰役相比，國軍在此役所受傷亡並不甚多，日軍並未達到其擊潰國軍之作戰目標。惟國軍反攻陝州失利，陣地復遭突破，也未達原訂之作戰目標。

四、戰後檢討

日軍撤退後，李延年及第一六七師副師長李朝弼，立即向胡宗南報告戰役經過。(註44)胡宗南獲悉前方戰役情形之後，於6月14日密令第十六軍軍長李正先逮捕第一〇九師師長戴慕真及第三二五團團長劉明。其後，第九十七師師長傅維藩、第一六七師第四九九團團長賀一持、第一六七師第五〇一團團長胡學炳及戴慕真、劉明等陸續押解西安。(註45)21日，胡擬此次戰役各軍、師、團長獎懲辦法，呈蔣中正核定。23日，蔣批示將傅維藩依連坐法就地槍決。(註46)24日，傅維藩遭槍決。(註47)

6月25日，胡宗南於華山北麓胡公祠本部指揮所，召開靈寶戰役檢討會議，會議從上午8時一直到下午3時，第三十四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李延年、馬法五等參與作戰人員皆與會。會議上，馬法五認為此役就整個而論，是勝利的。李延年則表示自己督導無方，沒有達成任務，實覺慚愧，已請上級給予嚴重處分。(註48)

胡宗南表示，此次會議，大家發言不夠坦白誠實，多是敷衍浮誇，如此檢討，實無價值。此次戰役，工事、地形、空軍、砲兵等方面，國軍皆有優勢，卻無法殲滅敵軍。主要問題一在第九十七師傅維藩部透過李延年轉報傷亡慘重，不能支持，遂開始撤退，但當日下午空軍於靈寶上空，卻發現行列整齊穿短褲的隊伍七百餘人，由靈寶撤退。蔣委員長據報，甚為震怒，認為戰況危急，竟使此七百餘人未戰而退，故該師正面遭突破，是自己沒有盡到最大努力，當然不可原諒。問題二為胡早料到日軍將由國軍右翼迂迴攻擊，已構築據點工事，並派部封鎖阻絕。但第一〇九師之三二五團劉明部事前既未遵令部署，封鎖各山口，戰時又不積極警戒，適時報告，事後復不猛力堵擊，致使敵攻夫婦峪，威脅國軍側背，牽制預三師，使全局陷於不利。（註49）

胡最後宣布蔣中正電令：（一）九十七師師長傅維藩擅自撤退，按照連坐法就地槍決。（二）第一〇九師第三二五團團長劉明縱敵竄入夫婦峪，致陷戰局於不利，按連坐法就地槍決。（三）第一六七師第四九九團團長賀一持擅自後退，按連坐法就地槍決。（四）第一〇九師師長戴慕真指揮無方，畏縮避戰，革職查辦。復頒發有功人員武功狀：（一）第一〇六師師長李振清，掩護戰防砲；（二）第三十九師師長司元愷，收復靈寶城；（三）預三師師長陳鞠旅，擊退夫婦峪之敵。（註50）

7月4日，胡宗南自陝西赴重慶，次日謁見蔣中正，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述蔣與胡的會談。胡宗南聽完蔣的批評，冷汗直冒，但仍維持從容形貌，答以此次靈寶作戰檢討錯誤，僅預備隊使用不當，如能加上兩個團，必能大獲全勝。至於第九十七師擅自退卻，實出意料之外。至於用人，胡自認為最公平而又考核最正確。全國優秀分子，皆集中西北，軍隊自團長以上，皆極優秀，此在人事考績上，可以證明。對於蔣批評胡擅自拔擢自己人，胡表示第二十四師團長年齡有至50歲以上者，出發令下，自己不願帶隊而請長假，此等團長不得不換，而第九軍第五十四師，戰績尚不如第二十四師，並無換動一人。蔣聽聞，要胡以後專任副長官，專注於訓練及指揮，其餘一切全不必管。（註51）

蔣雖對胡有所指責，其實是愛之深，責之切。他雖批評胡的一些作法，並不是覺其一無是處，而是認識到胡的不足，希望他能改進。言談中，問胡第八戰區副長官部撤銷以後，人事有無困難？並問經濟有何虧空？虧空之錢，蔣可發給。又詢對豫中會戰的感想，及對於關中併入第一戰區之意見等。以上皆可見蔣仍對胡器重。言談結束前，蔣尚提示蔣夫人宋美齡近日將赴南美養病，可前去拜訪。臨別，又提醒先去看參謀總長何應欽，再去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問陳何時前赴第一戰區，最好胡陪陳同去。此過程，復可見蔣之費心提點。（註52）其實，此

次會談，蔣並不認為他在斥責胡宗南，反而感到相談甚歡，其於日記記云：「與宗南談話甚歡。我師長以上之指揮官，修養學問能力之欠缺也。」（註53）

五、結語

應如何整體評價胡宗南在靈寶戰役中的表現？日軍發動是役的目的，為打擊國軍精銳胡宗南部，確保陝縣附近橋頭堡之安全。是役胡部並未受到嚴重打擊，日軍雖號稱達到戰役目的，其實遭受相當損失，難說勝利。胡打破了日軍的企圖，可說為其貢獻。

至於如羅澤闓所說，胡宗南於靈寶戰役成功阻遏日軍進入關中，避免重慶大後方受到威脅。實則，日軍當時並無如是之規劃，最多僅希望發動潼關作戰，為日後進攻關中作準備。日軍深知要突入關中，威脅四川，所需要的兵力規模極為龐大，當時正發動一號作戰的大規模作戰，不可能再對關中發動廣泛進攻。因此，胡宗南在靈寶戰役指揮之意義，並非「粉碎日軍進占我大西北之迷夢」，（註54）而是使日軍充分認知進攻關中，將消耗大規模兵力，嚇阻日軍對關中的進一步攻擊計畫。

胡宗南在靈寶戰役的指揮，與其他國軍指揮官比較起來，並非突出，卻也非下乘。蔣中正對陳誠說，胡宗南優點很多，但「能力不夠、作戰不行」，（註55）他並對胡的指揮，直接表示不滿（如前）。其實，蔣並非

對胡喪失信心，而是欲藉此役，將所聞胡的缺點，明白指出來希望他能改正。蔣對胡說那麼多，是在提點學生，反倒是信任的展現；未來，也的確賦予他重責大任。

靈寶戰役之後，陳誠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四個月後，陳調任軍政部部长。在陳推薦之下，胡宗南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統領全國兵力最雄厚的戰區。靈寶戰役的受挫、蔣中正的責罵，並未使胡一蹶不振，反而為胡宗南的軍旅生涯，開啟嶄新的一頁。

【註釋】

1.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363-364。
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64-365。
3. 羅澤闓，〈胡宗南先生蓋棺論定〉，收入胡故上將宗南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胡宗南先生紀念集》（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63年），頁262。
4. 學界對靈寶戰役研究甚少，多是附於胡宗南的傳記，或豫中會戰的戰史。前者如經盛鴻，《胡宗南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頁182-190；後者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戰（四）》（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頁215-256。專論者，僅趙可的〈靈寶戰役述評〉一文。趙可，〈靈寶戰役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4期，頁81-97。
5. 何智霖、蘇聖雄，〈後期重要戰役〉，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2編：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69-270。
6. 陳永發，〈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

- 潰敗》，收入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359-368。
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戰（四）》，頁215。
 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一号作戰〈1〉：河南の会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年），頁387-388、551-552。
 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一号作戰〈1〉：河南の会戦》，頁552-554、556-558。
 10.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36-337、344。
 11. 徐枕，《一代名將胡宗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260。
 1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45-346。
 13.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46-347。
 14.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1944年5月13日。
 15. 徐枕，《一代名將胡宗南》，頁260。
 1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戰（四）》，頁215-216、236。陳廷祺，〈第一軍參加靈寶戰役的經過〉，收入全國政協《中原抗戰》編寫組編，《中原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頁408。陳廷祺時為第一軍參謀處副處長。
 17. 郭吉謙，〈第九十七師參加靈寶戰役的回憶〉，收入全國政協《中原抗戰》編寫組編，《中原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421。郭吉謙係第五十七軍第九十七師第二八九團團長。
 18.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48-349。
 19.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49-352。
 20. 徐枕，《阿毛從軍記》（臺北：福記文化圖書公司，1987年），頁166。
 21. 《蔣中正日記》，1944年5月23日。
 22. 《蔣中正日記》，1944年5月25日。
 23.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53。
 2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一号作戰〈1〉：河南の会戦》，頁564-576。
 25. 如「胡宗南呈蔣中正何應欽徐永昌電」（1944年6月9日），〈八年血債（四）〉，特交文電，《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200-00028-372。「胡宗南呈蔣中正」（1944年6月10日），〈八年血債（六十）〉，特交文電，《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200-00084-212。
 26.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54-355。
 27. 《蔣中正日記》，1944年6月3日。
 28. 《蔣中正日記》，1944年6月5日。
 29.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56。
 3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一号作戰〈1〉：河南の会戦》，頁576-589。
 3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戰（四）》，頁236-237。
 3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356-357。陳廷祺，〈第一軍參加靈寶戰役的經過〉，頁409。
 33. 《蔣中正日記》，1944年6月9日。
 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戰（四）》，頁244。
 35. 陳廷祺，〈第一軍參加靈寶戰役的經過〉，頁409。郭吉謙，〈第九十七師參加靈寶戰役的回憶〉，頁426。
 3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中會戰（四）》，頁236-237。
 37. 黃劍夫，〈我所親歷的靈寶戰役〉，收入全國政協《中原抗戰》編寫組編，《中原抗戰：原

- 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 417。黃劍夫係第一〇九師副師長。
3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一号作戰〈1〉：河南の会戦》，頁 587-590。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57。
 39. 郭吉謙，〈第九十七師參加靈寶戰役的回憶〉，頁 427。
 4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一号作戰〈1〉：河南の会戦》，頁 591-。
 41.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57。
 4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一号作戰〈1〉：河南の会戦》，頁 594-598。
 43. 「靈寶戰役作戰經過概要」，《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七八七-10924。
 44.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58-359。
 45.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59-360。
 46. 「胡宗南呈蔣中正電摘要」（1944 年 6 月 21 日），〈革命文獻一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14-098。
 47.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60。
 48. 「第八戰區靈寶戰役檢討會議錄」（1944 年 6 月 25 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七八七-10924。
 49. 「第八戰區靈寶戰役檢討會議錄」（1944 年 6 月 25 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七八七-10924。
 50.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61。
 51.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63-364。
 52. 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冊，頁 365。
 53. 《蔣中正日記》，1944 年 7 月 5 日。
 54. 羅澤闓，〈胡宗南先生蓋棺論定〉，頁 262。
 55.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 1 冊（臺北：國史館，2015 年），頁 666。